

爾非儒談諧博有餘爾非俠肝腸一何

爾非僧清灑絕塵情爾非俠肝腸一何

【冯梦龙全集】

新平妖傳

全一册

冯
梦
龙

著

王槐茂 张树天
主编

冯夢龍

書社

印

远方出版社

新

平

妖

传



责任编辑：胡丽娟

冯梦龙全集

主编：张树天 王槐茂

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大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21.5 字数：4850 千字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80723-065-7/I·27
定价：718.00 元（全 24 册）

目 录

第一回	授剑术处女下山	(1)
	盗法书袁公归洞	
第二回	修文院斗主断狱	(7)
	白云洞猿神布雾	
第三回	胡黜儿村里闹贞娘	
	赵大郎林中寻狐迹	(14)
第四回	老狐大闹半仙堂	
	太医细辨三支脉	(20)
第五回	左瘸儿庙中偷酒	
	贾道士楼下迷花	(26)
第六回	小狐精智赚道士	
	女魔王梦会圣姑	(35)
第七回	杨巡检迎经逢圣姑	
	慈长老汲水得异蛋	(43)
第八回	慈长老单求大士签	
	蛋和尚一盗袁公法	(51)
第九回	冷公子初试魔人符	
	蛋和尚二盗袁公法	(61)
第十回	石头陀夜闹罗家畈	
	蛋和尚三盗袁公法	(70)

第十一回	得道法蛋僧访师 遇天书圣姑认弟	(83)
第十二回	老狐精挑灯论法 痴道士感月伤情	(96)
第十三回	闭东庄杨春点金 筑法坛圣姑炼法	(108)
第十四回	圣姑堂纸虎守金山 淑景园张鸾逢媚儿	(117)
第十五回	雷太监馋眼娶干妻 胡媚儿痴心游内苑	(126)
第十六回	胡员外喜逢仙画 张院君怒产妖胎	(134)
第十七回	博平县张弯祈雨 五龙坛左黜斗法	(141)
第十八回	张处士乘舟会圣姑 胡员外冒雪寻相识	(152)
第十九回	陈善留义双赠钱 圣姑永儿私传法	(161)
第二十回	胡浩怒烧如意册 永儿夜赴相国寺	(166)
第二十一回	平安街员外重兴 胡永儿豆人纸马	(173)
第二十二回	胡员外寻媒议亲 蠢憨哥洞房花烛	(178)
第二十三回	蠢憨哥误上城楼脊 费将仕扑碎游仙枕	(186)
第二十四回	八角镇永儿变异相 郑州城卜吉讨车钱	(193)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八角井众水手捞尸	(201)
	郑州堂卜大郎献鼎		
第二十六回	野猪林张弯救卜吉	(207)
	山神庙公差赏双月		
第二十七回	包龙图新治开封府	(214)
	左瘸师大恼任吴张		
第二十八回	莫坡寺瘸师入佛肚	(218)
	任吴张梦授圣姑姑		
第二十九回	王太尉大舍募缘钱	(226)
	杜七圣狠行续头法		
第三十回	弹子僧变化恼龙图	(233)
	李二哥首妖遭跌死		
第三十一回	胡永儿卖泥蜡烛	(242)
	王都排会圣姑姑		
第三十二回	夙姻缘永儿招夫	(251)
	散钱米王则买军		
第三十三回	左瘸师显神惊众	(257)
	王都排纠伙报仇		
第三十四回	刘彦威三败贝州城	(263)
	胡永儿大掠河北地		
第三十五回	赵无瑕拚生给贼	(271)
	包龙图应诏推贤		
第三十六回	文相国三路兴师	(278)
	曹招讨唧筒破贼		
第三十七回	白猿神信香求玄女	(285)
	小狐妖飞磨打潞公		
第三十八回	多目神报德写银盆	(291)
	文招讨失路逢诸葛		

冯梦龙全集

第三十九回	文招讨听曲用马遂 李鱼羹直谏怒王则 潞国公奏凯汴京城	(298)
第四十回	白猿神重掌修文院	(304)

第一回

授剑术处女下山
盗法书袁公归洞

生生化化本无涯，但是含情总一家。

不信精灵能变幻，旋风吹落活灯花。

话说大唐开元年间，镇泽地方，有个刘直卿官人，曾做谏议大夫，因上文字劾宰相李林甫不中，弃职家居。夫人曾劝丈夫莫要多口，到此未免抢白几句。那官人是个正直男子，如何肯伏气？为此言语往来上，夫人心中不乐，害成一病；请医调治，三好两歉，不能痊可。

忽一日夜间，夫人坐在床上，吃了几口粥汤，唤养娘收过粥碗。只见银灯昏暗，养娘道：“夫人，且喜好个大灯花！”夫人道：“我有甚喜事？且与我剔去则个，落得眼前明亮，心上也觉爽快。”养娘向前，将两指拈起灯杖打一剔，剔下红焰焰的灯花蕊儿，落在桌上。就灯背后起阵冷风，吹得那灯花左旋右转，如一粒火珠相似。养娘笑道：“夫人好耍子，灯花儿活了！”说犹未了，只见那灯花三四旋，旋得像碗儿般大一个火球，滚下地来。聒的一响，如爆竹之声，那灯花爆开，散作火星满地，顿时不见了。只见三尺来长一个老婆婆，向着夫人叫万福：“老媳妇闻知夫人贵恙，有服仙药在这里与夫人吃。”那夫人初时也惊怕，闻他说出这样话来，认做神仙变现，反生欢喜。正是：

药医不死病，佛度有缘人。

当时吃了他药，虽然病得痊可，后来这婆子缠住了夫人，要做个亲戚往来。抬着一乘四人轿，前呼后拥，时常来家聒噪。遣又遣他不去，慢又慢他不得。若有人一句话儿拗着他，他把手一招，其

人便仆然倒地；不知什么法儿，血沥沥一副心肝，早被他擎在手中，直待众人苦苦哀求，把心肝望空一撇，自然向那死人的口中溜下去，那死人便得苏醒。

因此一件怕人，刘諫议合家烦恼，私下遣人纵迹他住处。却见他钻入莺脰湖水底下去了。你想莺脰湖是什么样水？那水底下怎立得家？必然是个妖怪！屡请法官书符念咒，都禁他不得，反吃了亏。直待南林庵老僧请出一位揭谛尊神，布了天罗地网，遣神将擒来，现其本形，乃三尺长一个多年作怪的猕猴。那揭谛名为龙树王菩萨，刘諫议平时供养这尊神道，极其忠诚，所以今日特来救护，斩妖绝患。诗曰：

人家切莫畜猕猴，野性奔驰不可收。

莫说灯花成怪异，寻常叵耐是淫偷。

那猕猴似人之形，性最灵巧，就是寻常爬窗上桌、开盘倒瓮、扯袖牵衣、搔虱子、弄鸡巴，气质十分不雅。况且多年，岂不作怪？又有长大一种，其名为猿，尤为矫捷。那猿内又有一种能臂的，两臂相通，随他伸那边一只臂，这边一只就缩进去，做一条臂膊舒将出来，所以善能缘崖登木。人若把箭去射他时，右来右接，左来左接，近来近接，远来远接，全然不怕。还有年深得道的，善晓阴阳，能施符咒，神通广大，不可尽述。怎见得，但见：

生居中位，裔出巴山。生居申位，申阳官子孙聚居；

裔出巴山，巴西侯宗族蕃衍。柔肠易断啸月明，谁不舍悲？长臂能通登树杪，何愁善射？数学传风后，谁知是前代厉师；刀法授云长，错认做人间剑侠。神通却是降龙祖，变化平欺弱马温。

话说春秋周敬王时，吴越交争。吴王夫差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山之上，亏得下大夫文种，卑词厚礼去请行成，吴王依允，将越王夫妇摘去冠服，囚于石室之中，替吴国养马三年，方始放回。越王一心要报此仇，想吴国有鱼肠之剑三千，难以抵敌；有上大夫范蠡献计，挑选六千君子军，朝夕训练；访得南山有个处女，精通剑

术，奉越王之命，聘请他为教师。那处女收拾下山，行到半途，逢着一个白发老人，自称袁公，对处女说道：“闻小娘子精通剑术，老汉粗知一二，愿请试之。”处女道：“妾不敢隐，但凭老翁所试。”袁公觑着树梢头透出一竿枯竹，踊身一跳，早已拔起，撇向空中坠下。那根竹迎着风势，颭喇一声，折作两段。处女接取竹梢，袁公接取竹根，袁公就势去刺那处女，那处女不慌不忙，将竹梢接住，转身刺着袁公。袁公飞上树梢头，化为白猿而去。原来处女不是凡人，正是九天玄女化身，因吴王无道，玉帝遣玄女临凡，助越亡吴。那袁公是楚国中多年修道的一个通臂白猿，因楚共王校猎荆山，他连接了共王一十八枝御箭，共王大怒，宣楚国第一善射有名百步穿杨之手，唤做养由基，前来射他。白猿知养由基是个神箭，躲迭不及，一溜烟走了。共王教大小三军围住山头，搜寻无迹，把一山树木放火都烧了。至今传说楚国亡猿，祸延林木，为此也。那白猿从此躲入云梦山白云洞中，潜心修道，今日明知玄女下降，故意变作袁公，试他的剑术。后来处女见了越王，教练成了六千君子军，也不回复范蠡，也不拜辞越王，径自飘然而去。有诗为证：

玄女神机岂妄投，六千君子只凡流。

要知天上些须妙，已是人间第一筹。

话说处女下了南山，来于越国，那时有越王差来迎接人众，香车宝马，自不必说。今日不辞而去，未免独自一身，半云半雾。行至旧路，只听得茂林之中一声叫道“玄女娘娘”，一声叫“师父”。处女按住云头，将慧眼一看时，原来正是袁公，双膝跪于路旁，手捧着一个石盘，盘中列着四般长命果，口中只叫道：“师父，可怜弟子一片诚心，收留教诲则个。”且说那四般果子，是棒子、松子、榧子、核桃。假如东南橘、柚、杨梅，西北林檎、梨、枣，此等并为佳品，要之只算时新，不堪长久。只有那四般藏住壳中，风吹不干，雨打不湿，久而如新，所以谓之长命果，永为山家之积粮也。后来丹青家有个《白猿献果图》，正此故事。当下袁公放下石盘，连连磕头，又唤道：“师父是必收留，弟子生死不忘。”处女被他识

破是九天玄女娘娘化身，道：“这畜生眼睛倒也厉害。”又见他十分忠诚，便将他所献四般果品，每一件取他一个，这是领他的情处，其余都向空中抛散，做个布施功德。当下袁公就茂林中，端端正正，拜了八拜，玄女受了，向袖中取出圆眼般大两个弹丸儿，付与袁公。袁公将双手接着，安放掌中，看这弹丸时：白色，如铅铸成，不甚光彩。袁公口虽不语，心中疑惑，想道：“若是粉做的两个团子，倒好充饥，便是银打的，也不上二两多重，不值甚事；若只是两个铅弹儿，我老袁又不学打弹，要他甚么？”

这里心下踌躇，那边玄女早已知道，便向那弹丸上吹一口气，叫声“疾”，只见放出光来，须臾之间，左一跳，右一跃，如两条金蛇缠绕盘旋，只在头上颈下一往一来，迸出寒光万道，冷冽难当；耳中如闻千刀万刃击刺交加之声，吓得袁公紧闭双眼，口中只叫：“好师父！弟子已知师父神威，饶恕俺则个。”原来这两个弹丸，就是仙家炼成雌雄二剑，能伸能缩，变化无穷；若摄了光时，只如两个铅弹相似，倘动掸起来，能于百万军中，横行直撞，来如箭，去如风，所以仙家飞剑斩妖，百发百中。今日玄女只是小小弄个神通，恐吓袁公，虽然厉害，只削去了些头毛眼毛，其他并无伤损。若心不至诚时，一万颗头也取下来了。玄女当时把袖一拂，摄了剑光，依然两个铅弹丸儿，收入袖中去了。袁公才敢开眼，吓出了一身冷汗，半晌开不得口；从此死心塌地，跟随玄女直至南山，终日摘花献果供养。玄女怜他小心谨慎，把剑术尽传与他，袁公依样炼成雌雄二剑，收藏袖中，亦能变化，欢喜不尽。

此时越王已将君子军六千，直入吴国，灭了夫差，独霸江东；思想起玄女前功，再遣人于南山寻访，更无踪迹，即命建仙女祠于南山之上，岁时祭祀不绝。你道为何寻访不着？这里越国成功，那边玄女已自上天回复玉帝去了；况且神仙妙用，要现便现，要隐便隐，亦非凡人之可测也。

且说玄女带袁公上天，朝见了玉帝。玉帝见袁公好道，封为白云洞君，教他掌管着九天秘书。何谓秘书？凡是人间所有之书，不

论三教九流，天上无不备具，则这天上所有之书，人间耳未闻目未见的，也不计其数，所以就总唤做秘书，就金匱玉篋收藏。每年五月端午日，修文舍人来查点一次，此乃修文院之属官也。袁公虽然掌管，奉有天条禁约，等闲也不敢私自开发。忽一日间，正值西天金母蟠桃胜会，玉帝引着一班仙官将吏，都往昆仑山瑶池赴宴。怎见得？有这古风一篇为证：

昆仑乃在赤水阳，古称地首天中央。
星晨隔辉挂天柱，日月引避行其旁。
瑶房积石开玄圃，宝树琪花颜色古。
中有蟠桃万丈高，含蕊千年才一吐。
千年结实千年熟，渥丹斗大如红玉。
此时王母开寿筵，十万仙真共欢祝。
寿筵高启碧琳堂，凤钩鸾舞纷回翔。
玉童前驱执羽盖，灵妃后列吹笙簧。
琼浆饮罢颜婀娜，玉盘托出神仙果。
食之寿与天地齐，安得偷尝一二颗。

袁公虽云修道，未证仙果，且是天宫有执事的人员，因此不得随行。他本是个最好吃果子的，闻说蟠桃如斗之大，三千年方始开花结果一次，吃此桃者寿与天齐，如何不口内流涎？心中纳闷，便于袖中取出两个弹丸儿，吹口气，喝声“疾！”化成雌雄二剑，左一跳，右一跃，戏舞了一回，将袖儿一拂，摄了剑光，依旧收藏袖内。正在无聊之际，猛然想起自家掌管着许多秘书，未曾展玩，今日且偷看一会便怎地？一头说，一头便把双眼溜去，只见那金匱玉篋，都编得有三教九流门类字样。袁公觑着许多儒字号，口中喃喃的道：“那秀才买卖，莫去缠他。”指着佛字号，又道：“那黄脸老儿，也不好相处。”看到道字号，道：“这是我老袁的本业。”中间一个小小玉篋儿，面上横着无数封记，原来这篋儿每年修文舍人来简视时，加上御封一道，只见封不见开。袁公暗忖道：“这重重封记，必有妙处。”扯开御封，把双手去揭那篋盖时，却似一块生成，全然不动。袁公连叫作怪，“若是铁打的篋儿，只恐年远锈结了，这是美玉琢成的，直恁牢紧，不知那个玉工做下的，若与老袁商量，再细细光去一层，便好开闭了。”说罢，抖擞平生的精神，又

去狠揭一下，那玉箧儿恰似重加钉钉，再用金熔，休想动得半毫。

看官听说，若是别个猢狲，两番揭不起，未免焦燥，拿起手去捶，脚去踏，头去撞，都是有的；那袁公毕竟多年修道，火性已退的，如何肯造次。当下慌得他双手捧着玉箧，屈下两只毛腿，叫道：“吾师九天玄女娘娘，保佑弟子道法有缘，揭开箧盖，永作护法，不敢为非。”连叩了三四个头，爬起来，把玉箧再揭，那箧盖随手而起，内有火焰般绣袱包裹。打开看时，三寸长，三寸厚，一本小小册儿，面上题着三个字，叫做《如意册》；里面细开着道家一百单八样变化之法，三十六大变，应着天罡之数，七十二小变，应着地煞之数；端的有移天换斗之奇方，役鬼驱神的妙用。袁公心下大喜，道：“只此一书，够我老袁受用矣！一世从师受道，今日到手时，还是我自家简得，正是早知灯是火，饭熟几多时。”

袁公手中捻着本《如意册》儿，长啸一声，飞下云端，竟往云梦山白云洞中钻去，那里猿子、猿孙和着一班猴狲猱玃之类，跳舞欢欣，都上前拜见。袁公道：“我今日得了天书，做个传法教主，得道之日，你们一个个都做真仙，便教把洞中两边峭壁，与我削平，我有用处。”众畜听说传法与他，那个不踊跃向前，凿的凿，磨的磨，霎那之间，把两壁弄成一片镜面相似。袁公取出笔墨来，就石桌之上，磨得墨浓，蘸得笔饱，向西边壁上写着三十六天罡大变法，又向东边壁上写着七十二地煞小变法，却教众畜动起锤凿，刻成三分深字样。袁公笑道：“人说天上无私，缘何也有个私书。你做三十三天老大皇帝，直恁私刻，我老袁且与人为善，你们众弟子孩儿，要学法的尽着去学。”众畜道：“苦也！俺们怎理会得？全仗老公公教导。”袁公道：“丫头做媒，自身难保。我老袁但能记诵，尚未得手哩。且慢，消停半月十日，玉皇老头儿不言不语时节，我老袁给个宽假，到于本洞，逐节与你们演习。”

说犹未了，只听得轰轰的一片声响，众畜道：“雷鸣了，想是天变也！”袁公道：“这不是雷鸣，乃是天门上报鼓响。凡天宫有刑狱问断之事，便鸣着报鼓，儒书上所谓鸣鼓而攻也。你每紧守洞

中，我老袁且上去点个卯，探听个消息。”说罢，踊身一跳，早出洞口，冉冉望天门而上。只此一去，有分教：袁公犯一次不赦的天条，设一重不轻的法愿。正是：

会施天上无穷计，难免今朝目下灾。

毕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修文院斗主断狱 第二回 白云洞猿神布雾

茅山万法总虚浮，如意从来不可求。

宝册谁人能会取，刻时羽化上瀛洲。

话说玉帝在瑶池宴回，守天宫的执事人员都来接见，单单不见了袁公。有修文院舍人祢衡字正平启奏道：“白云洞君私发秘书，窃了《如意册》，下界已七日矣！”玉帝大惊道：“这《如意册》乃九天秘法，不许泄漏人间，只因世上人心不正，得了此书，必然生事害民，那畜生兽心不改，有犯天条，不可望也！”当下鸣起天门报鼓，百神俱至。玉帝传旨，命雷神丰隆遣本部雷公电母，火速下界，擒袁公赴修文院，仰本院舍人会同北斗真君，鞠问正法。

却说袁公正到天门打探，闻知此信，自言自语道：“那个多嘴饶舌的，闲在那里不去打瞌睡，却去报新闻，搬起这样是非。我且把《如意册》包裹停当，仍旧放在玉篋里面，临时与他图白赖则个。”一头走，一头伸手去摸那袖儿，却是一个空袖，吃了一惊，原来放在石床上，不曾带来，便慌忙拨转云头回到白云洞中。这伙猿子猿孙，见袁公转回得快，一拥前回来信。袁公此时那有心情回答他一言半字，舒着双臂拉开，径奔石床上，取了《如意册》儿，翻身复上天门。正撞着雷公电母一群圣众，驾着雷车，飞奔前来。

电母便将闪电乱掣，火鞭飞舞，金蛇走跃。袁公大惊道：“这婆子好厉害哩！也倒晓得几分剑术！”正要探取雌雄二丸与他赌斗，只见雷部谢仙等众，击起连鼓，如山崩地塌之声，四围雷火焰烧着，把袁公分明困在火城之中，险些儿燎去了皮毛。吓得袁公掩着耳，闭着眼，口中叫道：“列位有话好讲，不要出粗。”雷公道：“奉上帝法旨，与你取讨《如意册》，有无自到修文院中回话。”袁公连声应道：“有，有，有。”心中暗想道：“既是上帝有旨来拿我，如何却到修文院去？想是着我寻职原书，这修文院是我老袁自家屋里，只消我出诸袖中便了。”此时十分惊恐已自放下了七八分，况且眼见得雷部神通，怎敢违抗。当下谢仙取铁炼套在袁公颈上，乘着雷车，顷刻进了天门，径投修文院来。正是：

青龙共白虎同行，吉凶事全然未保。

且说那修文舍人称衡，早已升座，怎生品格，有《西江月》为证：

作赋平欺时彦，挟才敢傲王侯。怀中刺敝不轻投，只有孔杨好友。

鹦鹉洲前梦惨，渔阳鼓里声愁。一生刚正表清流，天府修文职受。

不多时，只见旌幡宝盖，簇拥着北斗星君到来。怎见得？亦有《西江月》为证：

七政枢机有准，阴阳根本寒门。摄提随柄指星辰，斗四杓三一定。

天道南生北杀，七公理狱公明。招摇玄弋拥前旌，不数人间法令。

当下修文舍人降阶接入行礼，让星君坐于上首。这里雷公电母将袁公解进修文院来交割，一面缴还帝旨，自回本部去了。

却说袁公被一番雷电闹吵得不耐烦，到得本院，如醉如梦，左右吏卒，押他跪于阶下，高声稟道：“拿得偷书贼当面！”袁公抬头一看，只见两行摆列得旌幡齐整，棍棒森严。觑上面时，端端正正

坐着两位问官，右首修文舍人，是本院职掌，还不在意；左首皂衣玉简，分明认得是北斗星君！这一惊非小，原来南斗注生，北斗注死！随你颜回杨乌这般寿天，若求得南斗星君添上几竖几画，便活到一百九十，阎罗天子也不敢去想他会面；倘惹着北斗星君性气，把笔尖略动一动，顿时了却性命，便是玉帝御旨降一千道赦书，也休想他起死回生！今日这一番，多凶少吉，如何不惊恐？

当时袁公不等上面开言，双手擎着《如意宝册》献上，连连磕头，只称死罪。北斗星君喝道：“孽畜！你擅启天封，私偷秘法，比监守自盗加等，合当拟斩！”袁公只叫饶命，磕头不已。祢衡舍人问道：“你有无泄漏天机？从实说来！”袁公道：“我老袁一生不作诳语，那《如意册》上诸般变化之法，已整整齐齐镌在白云洞两旁石壁上了，若说泄漏，委是不曾见过生人之面。”星君暗暗想道：这畜生到也老实。又喝问道：“你把秘书镌在石壁，是何主意？”袁公道：“常闻说上帝无私，偏不信有个秘字；既说个秘，便不消留下文书；既留下文书，便是要留传万古。玉帝匣藏，我老袁石刻，同是一般意思。”舍人喝道：“畜生，休得强辞夺理！”袁公慌忙叩头，连称死罪，道：“我老袁一生愚直，只是据理自陈，岂敢强辩。”舍人道：“闻得这玉篆是天庭法宝，有三不开：无混元老祖法旨不开，无九天玄女娘娘法旨不开，无玉帝法旨不开。你这毛畜，如何开得？”袁公道：“起初时，实是三番两次展开不得；末后志心皈命吾师九天玄女娘娘，保佑弟子道法有缘，永作护法，不敢为非，这篆盖就顿时揭起。若到底揭不起时，我老袁也罢了，终不然唤个碾玉匠碾开来看。早知天条如此森严，玄女娘娘也不该作成我这个罪名。往时常恨着世路狭窄，每每在一封柬帖、一篇文字上，坐人罪过，不道天庭浩荡，为看三寸长短小小册儿，不鉴我以好道之心，翻坐以偷书之贼，悔之无及，死不甘心。”

祢衡舍人听说到世路狭窄几句，愀然动色，想着自家得罪于刘表，也只为着孙策一封书上。况且生性刚直，见袁公情辞慷慨，涕泪交下，心中十分不忍，向着北斗星君道：“这毛畜所言，尽自可

听，论起道法流传，也有因缘在内；况是九天玄女娘娘的高弟，有烦真君同在玉帝面前保奏，许他改过自新，不知真君意下如何？”星君道：“原是先生属下人员，但凭裁决；只是这番鞫问，百神尽知，也须成个招词，以便覆奏。”舍人道：“真君之言甚当。”便教左右将纸墨笔砚付与袁公。袁公此时已知舍人有心出脱他罪过，欢喜不胜，连忙取笔写道：

供状：袁公不知年岁，向在云梦山白云洞住居修道。

因本师九天玄女娘娘举荐，蒙帝恩封为白云洞君，掌管九天秘书，属修文院；典守多年，并无过失。近因九天仙真俱赴蟠桃寿宴，自念道微德薄，不得从行。不合私发天封，欲窥秘册，两遍揭取箧盖不遂。志心祝祷本师九天玄女娘娘保佑，方始开箧见书。妄意天上无私，欲作人寰不朽，辄将册文镌于白云洞壁，缘法自信，专擅难辞，然皆好道本心，并无私毫邪念。倘蒙赦宥，情愿专心护法，不敢妄泄凡人；如有违心，天诛甘受。所供是实。

北斗星君看罢供招，笑道：“倒好说得身上十分干净。”袁公跳将起来说道：“我老袁不但身上干净，心里也干净，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比他人人三语四。”舍人和左右都笑起来。

当下星君和舍人起身，引着袁公径到灵霄宝殿，回奏玉帝道：“袁公犯罪虽深，情词可悯；况且混元老祖曾遗下四句云：玉箧开，缘当来；玉箧闭，缘方去。缘者袁也，或者袁公有缘，所以玉箧自启。他既无邪心，宜看九天玄女面上，从宽释放为便。”玉帝准奏，免其死罪，革去白云洞君之号，改为白猿神，着他看守白云洞石壁。又先发下天符一道，着本境城隍土地，逐去猿子猿孙，一切党类，十里之内，不许停留，单单只容一个袁公居住。如若妄传凡人，生灾作耗，一体治罪。袁公谢恩已毕，玉帝传旨，将御前白玉宝炉赐与袁公。这炉名为自在炉，若袁公在洞修行时，炉中香烟缭绕，自然不断，直透天门；倘或袁公离了洞门，香烟便熄。分明把炉中这点真火，降住袁公的野心，使他不敢散乱。袁公又谢了恩，